

## 生活百味

### 感君心缱绻



灵,异

早上一觉睡到8点,想到今天是步行上班的,不由想完了,要迟到了。没料到,母亲已经煮好了早饭并盛好了放在桌子上,还给我准备好了带去单位的午饭。我松了一口气,简单洗漱后,张口就吃。

仿佛一夜之间,这座城市就变冷了,风一吹寒一重。已经在乡下咳嗽多日的母亲终于答应来南通过冬了。刚来几天,母亲还不适应家里的地暖,衣服总是穿得厚厚的,看我们灶前忙碌,她插不上手,一度有点拘谨,甚至还有点手足无措。不过母亲是很爱学习和琢磨的人,遇到不懂的地方立马就当面问我们。时间不长,母亲就能熟练地使用家里的各种电器,同时也慢慢恢复了在乡下早睡早起的习惯。

冷遇见了暖,就有了雨;水遇见了冰,就有了雪;春遇到了冬,就有了岁月;儿遇上了母,就有了无数个爱与被爱的故事。

8点15分,我哼着歌出门,外面寒风刺骨,但心里很暖。岂是贪衣食?感君心缱绻!



### 打车



雨柔和

傍晚时分,依旧雨夹雪,我打车去东昇。待车缓缓行驶到人民路,恰是放学和下班的高峰期,车如同蜗牛般行驶。滴滴师傅说,这天车不好开,要早点回去,问我可否在马路对面下车。风雨中打车就是为了少走走路,不然,跟乘公交有何区别?师傅最后还是送我到目的地。

想到前一天打车,同样雨雪天气,同样去东昇,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传达室门口。师傅说,天气不好,多送点路没关系。我特别感动,连声道谢。

同样的行程,同样的价格,服务态度却是不一样。



章忠

早晨推窗,寒气扑面而来。这么冷的天气,楼下枣树上一群麻雀还在叽叽喳喳地“开晨会”。奇怪的是,它们个个都“膨胀”起身,显得臃肿肥胖、憨态可掬,热胀冷缩的基本原理对它们似乎不适用。

为什么这些麻雀要把自己像气球一样“鼓”起来呢?我求教万事通“度娘”,原来麻雀体表的羽毛里面有好多空气,入冬后会膨胀起来,显得很蓬松,具有很强的保温能力,使麻雀的体温维持在40℃~42℃,要想散热的话,它再把羽毛收拢起来,贴在身体上。看来,这些麻雀不是真的胖而是虚胖,是它们抵御严寒的一种本能反应。

宁愿枝头迎霜雪,不肯贪恋安乐窝。我不禁对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充满了敬意。



刘琪瑞

冬天的麻雀非常多,往往不是三两只出来活动,而是十几只、几十只成群结队地出行。周日,我和孙女菲儿正在公园溜达,菲儿眼尖,看见一群小麻雀在树枝上排成一排,脱口而出:“爷爷,你看,麻雀开会!”



吾月

梵古乔迁之喜,我见到了这把秤,大气厚重,高高悬挂在客厅进门就能看到的那面墙上。

这是一把镶银的秤,全长一米八,可以秤二百市斤,感觉很压手的样子。这把秤的奇特之处就在于,所有字和刻度都镶银,上面刻的年号居然是民国三十七年,还能清晰看到店铺号是万盛东号。

这把秤,粗犷中有着精细的线条勾勒,力道浑厚,铿锵饱满,虽然有些发黑发

## “胖”麻雀



## 麻雀梗

会!”孩子的语言真是形象生动。

忽见一只稍大一些的麻雀站在前面,不时扇动一下翅膀,我有了感触,对菲儿说:“你看那只大麻雀,像什么?是不是像领导在训话?”菲儿嘻嘻笑了:“像爷爷当年的样子呀!有趣、有趣!”我做出欲打状,菲儿躲开了,她又说:“其实,它更像妈妈,叽叽喳、叽叽喳,在训我呢。”菲儿背着手,学起

妈妈教训她的样子,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爷孙俩玩够了回到家,菲儿妈妈又开始数落她:“就知道到外面疯玩,作业不写,钢琴不练,家务活也不帮妈妈做,当爷爷的可要好好管教管教!”菲儿偷偷吐舌头,嘀咕道:“麻雀妈妈!”菲儿妈妈问:“你说什么?”菲儿向我做了个鬼脸儿,爷孙俩会心一笑,弄得她妈妈云山雾罩的。

## 一杆老秤

暗,但这并不影响这把秤本身的气质。忽然,有个想法从我脑海闪过:如果高大的梵古和这把秤并肩而立,那是怎样的场景?我不禁哑然失笑。见到我笑,梵古说:“我也送把秤挂你家客厅,事事称心,事事如意。”我摆手,任何一个物件的摆设都要讲究缘分的吧!

梵古问:“你知道以前的秤为啥是一斤十六两吗?”我一脸茫然。梵古接着说:“一两一颗星,南北斗共十三颗星,剩下的三颗是福禄寿星,又分别代表着天、地、良心。现在还是存在着做秤的作坊的,民间也有很多喜欢秤和坨的收藏者。做秤也有做秤的规矩,



## 行行摄摄

### 砖缝间的诗意表情



胖成三角

我不会用手机

周一,走在去单位的路上,忽然被前面摇曳的一团光影吸引,那是一条砖石路,春天刚刚重铺过,两侧都种上了灌木与晚樱,那时装点得花团锦簇,而今,冬日已来,连芦苇的芒花都开得不成形状了,究竟是什么,还在生发光彩?

走近一看,竟是砖石缝里长出的一株狗尾草。窄小的生存空间,并未约束住这野生的、烂漫的生命,它有着挺立秀气的姿态、洒脱奔放的线条,各种形态的小穗尽兴抽发,像喷泉一样从地缝中涌出来,棕褐色、红棕色、黄棕色、红橙色、米黄色,美拉德色系的色彩,在小穗上应有尽有,光晕宜人;而已经开始发黄的叶子,半是明翠,半是金黄,倒也在严冬到来之前透出明媚生机,连根部已经焦枯的米白色叶片,也像书法中的“枯笔”一样,成为这已变色的植物,生命力的一部分。

我知道,这变色的小穗经过北风的吹袭、严霜的凝结,正慢慢充实着种子,下一个春天,种子们将乘风远行,有一些种子将去土壤肥沃的地方。一株一年生的禾本科植物,种子落入砖缝间,奋力扎下根去,奉献出这天地间洒脱迷人的色彩,这点醒目的诗意也会被很多疲倦的眼睛留意到吧。



#### 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稿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